

資治通鑑

冊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六

起強圉協洽盡昭陽赤奮若凡七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

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

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央宮

臣贊曰壽

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

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
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

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

師古曰太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

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

長知兩翻少時照翻

廣陵王不可以

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

江太守

九江郡屬揚州唐濠壽廬滁和州地守式又翻

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

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

成樂

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

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

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

七乘傳傳張戀翻

詣長安邸

諸王國皆置邸長安此謂長安之昌邑邸也

光又白皇后徙

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

哀王名驍

武帝子也

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

嘗游方與

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方音房與音豫

不半日馳

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

樂逸游

好呼到翻樂五孝翻音洛

馮式搏銜

馮讀曰憑臣贊曰搏促也音古曰搏挫也音古曰搏

馳

騁不止口倦虛叱咤

師古曰咤亦叱字也音竹駕翻

手苦於箠轡

師古曰箠馬策

身勞虐車輿朝則冒霧露師古曰冒莫比翻犯也晝則被塵埃被皮

義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暴步木翻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薄師古曰夏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言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師古曰奕柔也音而充翻脆音

此芮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

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廈大屋也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

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治直之翻訢訢焉

發憤忘食訢與欣同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檝之間哉樂音洛下同

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師古曰形形體也俛音免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以下虛弱不實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臧五藏也練練其氣也臧古藏字通音

徂浪專意積精以適神師古曰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

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

曰仙人伯儁及赤松子也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師古曰臻至也而

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武帝晏駕未久

故尚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

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

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

介有不具者行下孟翻下同熾與織同息廉翻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

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情中尉甚忠數輔

吾過數所角翻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

脯五束孔穎達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鍛脩其後復

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龔姓也左

傳晉有大夫龔堅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

涕泣蹇蹇亡已爭讀曰諍相息亮翻亡古無字通師古曰蹇蹇不阿順之意易曰王臣蹇蹇面刺

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古愧字也媿辱也

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騶導車而馮訶者也宰人掌膳食者也騶側馮翻

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藪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

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

愚王辟左右師古曰閒讀音關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

無道亡乎膠西王謂于王端也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

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擬與擬同師古曰擬比也得以為堯舜

也王說其諛諛常與寢處說讀曰悅處曰昌呂翻唯得所言以至於

是師古曰唯用得之邪言故至亡今大王親近羣小近其漸瀆邪惡廉翻

瀆疾智翻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

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

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

逐去安等去羌呂翻下同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

山冠而無尾方山冠以五采繫為之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樂舞人服之冠方之冠古玩翻考異曰昌邑王傳

云無頭五行志云無尾且云不得置後之象若頸以下似人而無頭何以辨其為犬且安所施冠蓋傳誤也以問龔遂

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

言王左右之人皆狗而冠也

去之

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

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

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

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

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

自揆度

數所角翻下同說讀曰悅度徒洛翻

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

浹即協翻洽也徹也

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

中竹仲翻師古曰言

王所行皆不合法度王自謂當於何詩之文也

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汗於庶人

孟翻師古曰汗濁穢

以存難以亡易

易以岐翻

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

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

汗鳥故翻號戶高翻

曰宮空不久妖祥數

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

省悉景翻

王終不改節及

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

至定陶定陶縣為濟陰郡治所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

於道從才用翻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

言闇讀與陰同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興舉衆事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

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

棄羣臣屬以天下屬之欲翻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

襁緥之中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絡也以繒布為之

絡負小兒孟康曰小兒綱師古曰孟說是緥小兒衣李奇曰布政

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

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

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至濟陽班志

濟陽縣屬陳留郡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求長鳴雞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范成大曰

資治通鑑二十四漢紀孝昭皇帝四中華書局聚

長鳴雞自南詔諸蠻來形矮而大鳴聲圓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銀一兩邕州谿洞亦有之

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師古曰凡

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師古曰使者長

也安樂史逸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王曰無有遂

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

王師古曰以善付吏也湔灑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顛翻洒先禮翻即粹善屬衛士長

行法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粹持頭也音才兀翻長知兩翻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

臚陵如翻駙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壽成人名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郎中

令遂參乘且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喪望見國都

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二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

都王曰我隘痛不能哭師古曰隘喉咽也音益至城門遂復言復扶又翻

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

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文穎曰吊哭帳也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

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鄉讀曰嚮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

尊號璽斯氏翻綬音受尊皇后曰皇太后壬申葬孝昭皇帝

于平陵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自崩至葬十日昌邑王既立淫戲無

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

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為天子日益

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師古曰謂新居喪服日與近臣飲

酒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旒漢大駕法駕前驅有雲罕九旒皮軒鸞旗薛綜曰雲

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為軒郭璞曰皮軒革車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非用

虎皮驅馳東西所為諄道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諄蒲內翻師古曰乖也古

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

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

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數又翻以問遂遂

曰陛下之詩不云乎

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蘇林曰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

營營青

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

如是青蠅惡矣

師古曰惡即矢也吳越春秋云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即其義也

宜進先帝

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

近其

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如

若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

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

班表太僕

有兩丞續漢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按此時河東郡當屬可隸

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

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之欲翻

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

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慙

慙母本翻又音滿又音悶煩慙也

獨以問

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

師古

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 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太后建議而白之也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

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不讀曰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

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將軍若能

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給事中也西漢禁中

以為加官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王出遊光祿

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

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

祆與妖同音於驕翻縛以屬吏屬之欲翻吏白霍光不舉法光讓安

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

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應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

有下人伐上之病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承天理物

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也君亂且弱人之所叛故有下人伐上之病也時則有下人伐上

者惡察察言

惡忌諱也察察言不敢明言之也惡烏路翻

故云臣下有謀光安

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

數所角翻王

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

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師古曰唯唯者恭應

之辭也唯于癸翻

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更工衡翻

敞夫人遽

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

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

事誅矣

與讀曰豫先悉薦翻

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

師古曰二人共言故曰參語

癸巳光召丞相

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

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

師古曰凡鄂者皆謂阻疑不依順也後字作鄂其義亦同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

年前離席按劍

離力智翻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

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

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

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

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

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

難師古曰受其憂責也難乃日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

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

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

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

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

輦欲歸温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温室殿三輔黃圖温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固亦有温室但漢諸帝皆

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温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令師古曰中黃

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比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

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內讀

納曰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

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即亮翻騎奇寄翻收縛

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

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

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

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

焉也余謂安得罪猶言何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

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

珠以為襦形若今革襦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

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為微行與勇

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

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即

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

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

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

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謂縗裳下不縗直斬割之而已

縗步千翻

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

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

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而鄭康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失之遠矣

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

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

傳張戀翻見賢遍翻

立為皇太子常私買

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

孟康曰漢初有二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

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極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

就次發璽不封

師古曰璽既國器常當緘封而

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遂爾發漏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言不重慎

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

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敖戲

更工衡翻

敖讀曰傲

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

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

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

大行在前殿

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

師古曰俳

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

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眾樂

鄭氏曰祭泰一樂人

資治通鑑

二十四

漢紀

孝昭皇帝

八

中華書局聚

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昭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永

至登歌休成之樂房中祠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其員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

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二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二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弄堯

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廡有果下馬高二尺以駕輦

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

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更與腰同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也為人臣子當悖亂

如是邪王離席伏悖蒲內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復扶又翻取諸

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

者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青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二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赤紺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免放為良人者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

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

讀曰沈又讀曰耽湛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酒同獨夜設九賓温室師古曰於温室中設九賓之禮也

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

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古師

日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余謂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

者為之子之義受璽以來一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縱一

橫為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

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

不變更數所角翻更王衡翻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

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

不軌辟讀曰僻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辟五刑之

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億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不能于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

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

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諍亡古無字通光曰皇太后詔

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師古曰即就也組則古翻

說文曰組綴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首奉上太后上時掌翻扶王下

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

戇陟降翻任音壬起就乘輿副車乘繩證翻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

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

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師古曰言不復得侍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

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屏必郢翻又卑正翻不及以政師古

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漢中郡屬益州房陵縣唐為房州太后詔

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

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國本

山陽郡也今昌邑國除復為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

朝不聞知朝直又不能輔道道讀陷王大惡皆下獄誅

殺二百餘人下退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

正數所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

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時為昌邑王師以授王詩治

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

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為于偽翻下同師至於

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

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

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悉宜知經術景翻白令夏

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長信宮名少府掌其

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

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

則曰長樂少府也三輔黃圖長信殿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余據

表長信少府後改為長樂少府則長信長樂非兩宮也張說誤賜

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

姓譜史周史佚

之後師古曰太

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

生子進

師古曰進皇孫之名也

號史皇孫皇孫納涿

郡王夫人

涿郡屬幽州王夫人翁頌

生子病已

師古曰蓋以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名病已欲其速

差也後以為鄦更改諱詢

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

見二十卷武

帝征和二年

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

在亦坐收繫郡邸獄

師古曰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收繫者衆故皇

曾孫寄在郡邸獄

故廷尉監魯國丙吉

班表廷尉有左右監秩千石丙姓也左傳齊有丙厥功臣表有

高苑侯丙倩

受詔治巫蠱獄

治直之翻

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

皇曾孫無辜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

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

李奇曰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輒弱不任守復令作於官亦

一歲故班史謂之女徒復作復作者復為官作滿其本罪月日班志渭城縣屬扶風師古曰閒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閒讀曰閑燥蘇老

翻 吉日再省視

省悉景翻

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

長楊五柞宮

師古曰二宮並在整屋皆以水名之水經注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漏水又東北耿谷水注

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

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無

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班表謁者

令屬少府續漢志主宮中布張諸襲物漢官云秩千石蓋當時權為此使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

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

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劾戶槩翻武帝亦寤

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

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詣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

文穎曰不當在官不當在郡邸獄也師古曰守丞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誰字言姓又非也仲馮曰守丞蓋郡邸

守邸之丞也與朱買臣傳守丞同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

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

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

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飮詔令無文無從得

其廩具而食之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

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幾居衣翻數所角翻視

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

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

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應劭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詔敕掖庭養視之始

令宗正著其屬籍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張賀安世

兄也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上書為賀請得下蠶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哀曾孫奉養甚

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妻千細翻下同

是時昭帝始冠冠古玩翻長八尺二寸長直亮翻賀弟安世為右

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譽音余怒曰曾

孫乃衛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

言予女事復扶又翻予讀曰與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

女暴室屬掖庭令師古曰取暴曬為名蓋主織作染練之署應劭曰暴室宮人獄也今日薄室許廣漢坐法腐為宦者作嗇夫也師古

又曰暴室職務既多因為置獄主治罪人故往往云暴室獄耳然非獄名嗇夫者暴室屬官亦猶縣鄉嗇夫姓譜許姓出高陽本自姜姓

炎帝之後太嶽之裔
其後因封國為氏
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

近下乃關內侯
師古曰言曾孫於帝為近親縱其人
可妻也

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
嫗謂廣漢妻也說文曰嫗母也音威遇翻
廣漢重令

人為介
師古曰更令人作媒
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

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濱

中翁
服虔曰復音福師古曰姓復字
高材好學
好呼到翻
然亦喜

游俠
師古曰喜許吏翻
鬪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

失
治直吏翻
數上下諸陵
師古曰諸陵皆據高敞地為之縣即在其側帝每周游往來去則上來則下故言上

下諸陵數所角
周徧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
班志蓮勺縣屬左馮翊賢曰故

城在同州下邳縣東北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蓮勺縣有鹽池縱廣十餘里其鄉人名為鹵中師古曰鹵者鹹地今在櫟陽縣東今其鄉

人謂此中為鹵鹽池程大昌曰
尤樂杜鄠之間
班志杜縣屬京北鄠縣屬扶風

樂音洛
率常在下杜
孟康曰下杜在長安南師古曰即今之杜城括地志下杜城在雍州長安縣東南九里古

杜伯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
文穎曰以屬弟尚親故歲時從宗室朝會也如淳曰春日

資治通鑑 二十四 漢紀 孝昭皇帝 十三 中華書局聚

朝秋曰請師古曰尚冠者長安中里名帝會朝請之時即於此里中止息三輔黃圖曰京兆尹治尚冠里朝直遙翻舍如字請才性翻

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

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

之寄屬之欲翻孝昭皇帝早崩亡嗣上古無字通海內憂懼欲亟

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

誼廢之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既而恐危社稷故廢黜之皆以大誼而行也天下莫不

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

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

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

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人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

使居郡邸時使疏吏翻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

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行下孟翻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

豈宜句斷言參以著龜卜其宜與不宜也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令天下昭

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

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孝武皇帝

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

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為子故云子萬姓

臣昧死以聞昧死冒死也皇太后詔曰可光遣

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

車迎曾孫文穎曰軫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近世謂之軫獵車孟康曰今之載獵車也前有曲軫特高大獵時立其中格射禽獸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文李二說是時未備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非取其高大也孟說失之軫音零就齋

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為陽武侯班志陽武

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皇

帝位癸巳廢昌邑王庚申立宣帝漢朝無君二十七謁高廟尊

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班表侍御史屬御史大夫員十五人受公

資洽通鑑二十四漢紀孝昭皇帝十三中華書局聚

卿奏事舉劾按章此嚴非莊助之嚴自是一姓戰國時有濮陽嚴仲子

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

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

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

班表安平侯食邑於汝南

九月大赦天

下 戊寅蔡義為丞相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

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為帝許氏為婕妤是時霍將

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

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

立許婕妤為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

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太

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之

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樂音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詢字次卿諱詢之字曰謀應劭曰諡法聖善周聞曰

宣余據帝本名病己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

八人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一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

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七百戶范明友

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封龍領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

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十八戶魏聖始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二百

戶屠者堂始封杜侯千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田延年為

陽城侯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上侯凡五人周德蘇武李光劉德章賢宋崎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關內侯

軍光稽首歸政稽音啓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

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

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

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

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

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東西宮

衛尉長樂衛尉及未央衛尉也侍中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奏事給事中給事禁中皆加官也下胡稼翻已甚言過當也夏

四月庚午地震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

收田租賦 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諡太

子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請禮

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

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為

親諡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

良娣曰戾夫人諡法不悔前過曰戾又思念曰戾皆改葬焉 秋七月

詔立燕刺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燕王自二死建為庶人事見一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

廣陽國屬幽州日死燕國除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刺音來曷翻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

密王封胥子弘為王加親親之恩也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

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
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淮陽黃霸獨用寬和為
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
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

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漢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

僦民車延年詐增僦直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了就翻盜取錢三千

萬為怨家所告怨於元翻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

之開通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拒諱也抵丁禮翻無有是事光曰即

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史大夫田廣明謂太

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

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

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今縣官出三千萬自

乞之何哉師古曰謂自乞與之也柳宗元曰哉疑辭也何哉猶曰何如也乞音氣願以愚言白

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

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憚心曰使我至

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音揆韻略其季翻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

獄得公議之師古曰曉者告白意指也通者從公家通理也光忿其拒諱故不佑之田大夫使

人語延年語牛倨翻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

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閣獨居齋舍

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

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武粉翻夏五月詔

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

羣臣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此庭中謂朝廷之中皆曰宜如詔書長

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

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

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曰蓄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

廟樂公卿共難勝曰為于偽翻難乃日翻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

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

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劾戶槐翻下遐嫁翻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

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武

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黃

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論語載孔子之言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師古

曰更歷也更音工衡翻講論不怠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尚小

岑娶且死

復扶又翻妻七細翻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侯翻

以國與季父大

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

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

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

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

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

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

持公主來

趣讀曰促

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

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

數侵漢邊

先悉薦翻

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

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

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

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
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
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
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

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諡
閱其見殺故兼二諡師

古曰共讀曰恭余據班史自高后以下皆從夫稱之未嘗有諡也至
帝諡孝武衛皇后曰思亦以其不令終也至於東都如光烈明德始

從夫而加二諡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師古曰從

因也由也無由得納其女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姓譜淳于出於姜姓州公

後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

掖庭戶衛掌衛掖庭
門戶戶郎主之也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

監安池池名監掌池
之官為于偽翻衍如言報顯顯因心生辟左右師古曰辟

謂屏去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
親之也晉灼曰報我以

事謂求池監
也少詩照翻我亦欲報少夫可乎晉灼曰報少夫
謀弒許后事衍曰夫

人所言何等不可者師古曰無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

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瑞翻衍曰何謂邪顯

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翻今

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也音上呂翻成君

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

雜治常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雜治之又先嘗者何可行毒治直之翻顯曰在少

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附子與天雄烏喙同出一種有毒

毒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

丸以飲皇后師古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合音閤飲於禁翻有頃曰我頭岑岑也

藥中得無有毒師古曰岑岑庫悶之意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師古

曰懣音滿又音悶衍出過見顯相勞問勞力到翻亦未敢重謝衍師古

人知覺之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

劾不道劾戶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語牛因曰既失計

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師古曰猶

與不決也與讀曰豫會奏上光署衍勿論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

余據霍光傳光薨後帝始聞毒許后事光於是時安敢言之於帝邪李說為是上時掌翻顯因勸光內其女

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

犇走毆畜產遠遁逃師古曰毆與驅同是以五將少所得少詩沼翻

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

水自張掖出塞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

餘里至烏員自雲中出塞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

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自酒泉出塞斬首捕虜

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

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祈連將軍出塞千

六百里至雞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

匈奴還者冉弘等姓譜楚大夫叔山冉之後案夫子弟子有冉伯牛冉有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言

雞秩山西有虜衆祈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

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祈連不聽遂引兵還虎

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即止

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

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祈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

曰逗遛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讀與住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

壽為侍御史百官表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下還嫁翻烏孫昆彌自將

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音蠡

藜獲單于父行行胡浪翻及嫂居次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犁汗

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犁汗都尉犁汗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長知兩翻

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獸物也佗音徒河翻考異曰常

惠傳四萬級為三萬九千人七十餘萬頭為六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

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為長羅侯

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

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

移死亡不可勝數

勝音升

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

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

復扶又翻

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

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命而行也風讀曰諷

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過發西國

兵二萬人

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其兵

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

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

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

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

師古曰置

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

大

旱六月己丑陽平節侯蔡義薨

陽平屬東郡荀紀作乙丑誤

考異

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為丞相 大司農魏相為御史

大夫 冬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

欲還會天大雨雪雨于具翻一日深丈餘深式鳩翻人民畜產凍

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零令音烏桓

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

牛羊甚眾又重以餓死重直用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

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

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

還匈奴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者報其直滋欲鄉和親師古曰滋益也鄉讀曰嚮

而邊境少事矣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

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鈇笮蘇林曰鈇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笮竹笮

也如今官受密事笮也師古曰鈇若今盛錢減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鈇或笮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中也笮音同受吏

民投書使相告訐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又翻又音居謁翻於是更相怨咎

更工
衡翻

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

聞廣漢名

降戶
江翻

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

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

僵仆無所避

師古曰僵偃也仆頓
也僵音薑仆音赴

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

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

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
情使不得去也

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
眾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

閭里銖兩之

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

師古曰窮里里
中之極隱處

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

伏如神

師古曰擿謂動發
之也音它狄翻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

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長知兩翻
治直之翻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

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舉

駕侍從益盛從才用翻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

絕矣縣讀曰懸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

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

景帝元年令郡國各立太祖高皇帝廟太宗文皇帝廟壞音怪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

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謂禦塞災異也毋有所諱令

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

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

事中霸為楊州刺史楊州統廬江九江會稽丹陽豫章等郡勝為人質樸守

正簡易無威儀易以或翻或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

天子之前也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

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以其言為外人道之見賢遍翻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

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

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

正言無懲前事

師古曰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廟樂事

勝復為長信少府後

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

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為于偽翻

儒者以為榮

五月鳳皇

集北海安丘淳于

安丘淳于二縣皆屬北海郡安丘春秋時之渠丘淳于春秋之州國

廣川

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

支解并毒藥煮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

廣川王去景帝子廣川惠

王越之孫師古曰糜碎也

地節元年

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

春正月有星孛

於西方

孛蒲內翻

楚王延壽

景帝立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傳子道孫注曾孫純延壽純之子也

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

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

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

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取讀曰娶遺于季翻長如字

毋後

人有天下

師古曰方爭天下勿使在人後後戶觀翻

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

下有司考驗辭服

下退嫁翻

冬十一月延壽自殺昏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國為廷尉

姓譜周武王子封於邗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為于

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

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

天下無冤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師古

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

為于偽翻

光

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

為列侯奉兄去病祀

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嬪嗣封薨無後國除故光乞分國邑以封其孫

即日

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

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

乘繩證翻復如字

置園邑三百

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

復方目翻

疇其爵邑

應劭曰疇等也

世

世無有所與與讀曰豫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而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

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用阜囊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

臣以填藩國填古鎮字通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

權也塞悉則翻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

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

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百官表地節三

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霍禹為大司馬七月壬辰禹要斬荀紀三年四月戊辰安世為大司馬按明年四

月無戊辰七月無戊戌又不當再言七月以宣紀張安世霍光傳考之安世為司馬當在今年為衛將軍當在明年十月禹死在四年七

月蓋年表旁行通連書之致此誤也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

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

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二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也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取也師古曰三世謂襄公成公昭公也內取於國

之大夫也為恐當魯自季友立僖公行父逐及魯季孫之專權東門氏意如逐昭公世專

魯國至哀公惡季氏之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

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謂領

尚書事也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昆弟諸壻據權勢在

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

名籍恣出入也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設其或夜詔門出入

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漸也不宜有以損奪其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

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

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

蔽屏必卸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漢三公九卿

相給事中則得入帝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

知民事之艱難艱古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

禁中預中朝之議

治直吏

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數奏

其言考試功能

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德也

侍中尚書功

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

師古

曰言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逮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于子孫不改易也

樞機周密品

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

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

師古曰質正也

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

師古曰訟理言所訟

見理而無冤滯也亡古無字通

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師古曰謂郡守諸侯

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

數所角翻民知

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

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

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

師古曰所表謂增秩賜金爵也

是以漢世良吏

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鞬單于死弟左賢

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

前單于所幸顓渠闕氏顓渠闕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將即亮翻闕氏音煙支顓

渠闕氏父左大且渠怨望且子閭翻是時漢以匈奴不能

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也如光祿塞受降城遮虜障

等城是也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

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

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

相逢俱入訾子移翻旁步浪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

為寇降戶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

軍監治眾等四人師古曰治眾者軍監之名余據軍監位次軍正將五千騎分三

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

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

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
疇居左地者孟康曰疇音辱匈奴種師古曰疇音奴獨翻余謂西
疇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
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
甚衆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食飲類聚卷二十四

軍千四百三十三

其來從南劉義太子

其後身以不建千人皆歸官軍并與臨城

謝靈運等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天子又發兩江各處船隻謝靈運其好凶效廉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七

起闕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

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師古曰謂勸勉招懷

百姓勞即到翻來郎代翻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來附業也占音之膽翻治

有異等之效師古曰異於常等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

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丞相御史問

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

貢父曰郡使守丞國使長史皆一物也故總言

郡國上計長史守丞後漢百官志諸侯王相如太守長史如郡丞又邊郡有丞元有長史長史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

或對

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

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

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

疏姓也考異曰荀紀立皇太子在去年四月戊申漢書舊本亦

然顏師古據疏廣及丙吉傳並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知在此年者是也

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

為平恩侯

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魏為縣屬廣平郡唐屬洛州有平恩川

又封霍光兄孫

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恩澤侯表冠陽侯食邑於南陽郡

霍顯聞立太子

怒恚不食歐血曰

恚於避翻歐鳥口翻

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

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

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保母阿母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后挾毒不得

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

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

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

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

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許伯即許廣漢稱伯者蓋尊之

也少時照翻監古銜翻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

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

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言獨親外家示天

下以淺陋復扶又翻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

魏相語牛倨翻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

器重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

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據望之傳為大行治禮丞上素聞望之名

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

之問狀下還稼翻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

即見超擢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

他職事試之劉仲馮曰觀其意共是一條不當中分却煩解說也顏說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歲滿各以狀聞誤斷其文爾余謂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中二千石試事又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誤斷也下者報聞罷其言不

報聞而罷歸田里也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處昌呂翻冬十月詔

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李奇曰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

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整也復扶

又翻下同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又詔池籩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

籩服虔曰籩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應劭曰池者陂池也籩者禁苑也臣瓚曰籩者所以養鳥也設爲藩落周覆其上

令鳥不得出猶苑之畜獸池之畜魚也師古曰蘇應二說是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治直之翻下同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師古曰貸音吐戴翻種五穀種也音之勇翻且勿

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徭役霍氏驕侈縱橫橫戶孟翻太夫人顯廣

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韋絮薦輪

曰網亦茵馮謂所馮者也以黃金塗飾之師古曰茵蓐也以繡為茵馮而黃金塗于輦也晉灼曰御輦以韋緣輪著之以絮師古曰取其

行安不搖動也馮與憑同著音張呂翻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

師古曰輓顯游戲第中曰輓謂牽引車輦也音晚與監奴馮子都亂

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而禹山亦

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

出樂音洛朝直遙翻請才性翻數所角翻下同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

倉頭奴上朝謁文穎曰朝當用謁不自行而令奴上謁者也師古曰上謁若今參見尊貴而通人也孔穎達曰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

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宮上官太后所居亡古無字通帝自在民

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

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

餘業師古曰女音汝曹輩也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

救耶間古覓翻復扶又翻下同後兩家奴爭道師古曰謂霍氏及御史家霍氏奴入

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為叩頭謝乃去躡與躡同為于偽翻人

以謂霍氏御古曰告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

燕見言事見賢遍翻下同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

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

羣臣進見獨往來御古曰謂各各得盡言於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惡鳥

翻路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

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功臣侯表平陵侯食邑於

南陽郡之武當縣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

守任音士守式又翻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

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

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

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兩宮

未央長樂也城門京城十二門屯兵也北軍北軍入校兵也更工衡翻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

冠大司馬大將軍冠武弁大冠今貶禹故使冠小冠冠小之冠古玩翻亡印綬亡古無字通罷其屯兵

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蘇林曰特但也又收范

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

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

綬散騎騎都尉以騎都尉而加散騎官也百官表云散騎中常侍皆加官中常侍得人禁中散騎騎並乘輿車如瀆曰自列侯下至郎

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時散騎及中常侍各自一官無員也中讀曰仲諸領胡越騎羽林及

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初

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灋姦軌不勝

數所角翻勝音升又如字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

故縱監臨部主之灋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併連坐之也監古銜翻

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

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灋轉相比況禁罔寢密

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

承用者駁

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

市

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賈之交易

所欲活則傅生議

傅讀

日附所欲陷則予

死比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

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温舒

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

齊襄公為公子無知所殺

雍廩復殺無知齊國大亂桓公自莒入立

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

晉獻公信驪姬之讒

殺世子申生逐公子重耳夷吾而立驪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里克所殺夷吾入立復為秦所執既而歸之卒而子圉嗣秦納重耳子圉

死而文公遂霸諸侯難乃日翻伯讀日霸

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

太宗

事見十三卷

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

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

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

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春秋之法繼弒君不言即位繼

正即位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

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治直之翻夫獄者天下之大

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復扶又翻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翻

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師古曰虞書大禹謨載咎繇之言辜罪也經常也言人命至重

治獄宜慎甯失不常之過不濫殺無罪之人所以崇寬恕也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

毆與驅同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

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

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被皮義翻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辟毗亦翻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

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樂音洛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勝音升

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治直吏翻上奏畏卻則鍛

鍊而周內之上時掌翻晉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師古曰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卻丘略翻蓋奏當

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師古曰臯

陶作士善聽獄訟故以爲喻也陶音遙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

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師古曰畫獄木吏尚不入

對況真實乎期猶必也議必不入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

省濫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

十二月詔曰閒者吏用法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

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

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也當丁浪翻父子悲恨朕甚傷之

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鞠謂疑獄

也李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爲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

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爲于

稱尺證翻讞語蹇翻又魚戰翻又魚列翻讞獄也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

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

則居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

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

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便者則刊而除之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

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

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著己也猶賣弄也師古曰孟

說也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

奴事見上卷本始二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

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

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走音奏

更工衡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

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熹會古外翻

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罪人免其刑使屯田發城郭諸國

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者謂之與所將田

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戶江翻匈奴

發兵攻車師吉熹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熹即

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異曰考

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匈奴傳校之知在三年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

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傳知戀翻匈奴

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

實之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

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媪

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媪師古曰媪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媪男無故武無故及武皆媪子也上

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邑而

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平原郡武為樂昌侯

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

深二尺五寸深式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浸翻詔自今

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立廣川

惠王孫文為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嗣封王霍顯及

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山曰今

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灋令發揚大

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竄人子師古曰竄貧而無禮孔穎達曰貧無可為禮謂之竄

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不避忌諱大將軍

常讎之師古曰言嫉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人人

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

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屏必郵翻點下入翻奏封

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

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謹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甯

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

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

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

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

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

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

事下廷尉下退稼翻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

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重難也竟窮竟其

也事也然惡端已見見賢遍翻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

師古曰言先反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

無處相避當受禍也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

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

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

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晉分季

氏顓魯

魯公子季友殺慶父立僖公以安魯國遂世為上卿專魯國之政晉公子重耳出亡趙衰從及其反國伯諸侯衰皆

有功遂世為晉卿有軍行至趙鞅遂與智韓魏分晉國田完自陳奔齊桓公禮而用之桓公之伯完與有功其後陳成子得齊國之政至

田和遂篡齊而有之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

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

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反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

適二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斷丁方其隆盛時感動天

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

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

不明分扶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

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見賢以列侯為天子師

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

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朝直遙霍氏世世

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

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

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徒洛翻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

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

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值朝直遙翻其路無由唯陛下省

察省悉井翻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

數所角翻妖於驕翻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鼈可以

此罪也如淳曰高后時定令輒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師古曰羔菟鼈所以供祭也菟吐故翻鼈古蛙字謀令太

后為博平君置酒偽于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

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

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菟同都翻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

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

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

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

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處昌

呂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

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皆加官晉灼曰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惲於粉翻侍中

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為樂陵侯惲丞

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

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右上也眾必害

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

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

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漢制上書不行者輒報聞罷

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為于偽翻過古禾翻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

客謂主人更為曲突突竈突肉也更工衡翻遠徙其薪不者且有

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

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

師古曰灼謂被燒炙者也行戶郎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

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曰嚮

亡古無字通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

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

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數所角翻鄉讀曰嚮則國

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

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

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

謁見高廟見賢遍翻大將軍光驂乘漢制大駕大將軍驂乘乘繩證翻下同上內

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

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從千容翻師古曰肆放也展也近其斬翻及光身

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師古曰萌謂始生也

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復扶又翻下同乃自殺 班固

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

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

子所倚羣下取平也然光不學亡術亡古無字通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灼

曰不揚其過也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湛讀曰沈以增顛覆之禍

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

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卒子恤翻夫威福者人

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鮮息淺翻以孝

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

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

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塞悉則翻使人主蓄憤於上

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

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趣讀曰促雖然彞使孝宣專以

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

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疊積更加

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

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鬪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為鬪氏莊王

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勸善見事

左傳宣四年子文鬪穀於菟也箴尹楚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

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自翻

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賈讀曰價又令郡

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上時掌翻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瘐如淳曰

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也瘐音庚或作瘡其音亦同或讀作瘦誤據本

紀瘐死上有飢寒二字掠音亮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者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

其身之官爵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

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音丁見翻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

陵

武帝元光二年立清河王義以嗣代孝王後年義之孫也

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

邑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行下孟翻

勃海太守龔遂入

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

師古曰左右謂側近相次者先悉薦翻

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

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為勃海太守召

見

見賢遍翻

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對曰海瀕遐遠師古

日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

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

意也嬰孩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

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

師古曰勝

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而安之

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治直之翻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灋得一切便宜

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郡

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

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鎌也皆為良民吏

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

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

土樂業樂音洛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

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不田作

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

民口種一樹榆百本雞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三母堯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

行下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通鑑書龔遂自勃海入烏

孫公主女為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

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

朝直遙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

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

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時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曰杜陵訾

讀曰賞 二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

赦天下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本始元年諡親曰悼

置園邑復扶又翻 夏五月立皇考廟 冬置建章衛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

皆有衛尉各掌其宮門衛屯兵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 求進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 專厲彊壯蠶氣師古曰蠶與鋒同言

鋒銳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果敢

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

畜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吏逐去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案賢賢父上書訟罪廣漢坐貶秩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它

法論殺畜榮姓也周有榮公子孫以為氏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下

稼翻 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

資治通鑑 二十一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十三 中華書局聚

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

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

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答傳婢出至外第乃死

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

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

本紀元康二年冬廣漢有罪要斬百官表本始三年廣漢為京兆尹六年要斬元康元年守京兆尹彭城太守遺按廣漢傳司直蕭望之

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望之自司直為平原太守元康元年自平原太守為少府然則廣漢死當在元康元年本紀誤也廣漢傳又云地節

三年七月丞相婢自殺死蓋婢死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

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

府宋疇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

水太傅傅泗水王綜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

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

愍百姓恐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悉出諫官以補郡

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謂周徧於天下所謂憂其末而忘其

本者也上迺徵望之入守少府 東海太守河東尹

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

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

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也有急名則少緩之吏

民小解輒披籍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取人必於秋冬課吏

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以警眾行下孟翻下改行以行同不

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

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職居諸吏

之上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

亦必行然温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於

朝廷 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班書莎車

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蘇禾翻

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

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姓譜奚姓夏車正奚

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日悅下同上令羣臣舉

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

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衛候衛士侯也伊循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

吏士使疏吏翻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

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

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

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敵盟畔漢從鄯善

以西皆絕不通敵色甲翻鄯上扇翻都護鄭吉校尉司馬熹皆在

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

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

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

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

王更工衡翻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

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

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

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也宛於元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上甚說說讀曰悅議封

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

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

效不可以為後灋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

為比師古曰比必寐翻余謂當音毗寐翻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

競也要一遙翻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為于偽翻長知兩翻奉世

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

捷仔館陶縣屬魏郡華戶化及淮陽憲王母張捷仔楚孝

王母衛捷仔皆愛幸淮陽憲王欽上欲立張捷仔為后

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乃更選後宮無子

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捷仔為皇后令母養

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恩澤侯表邛成侯食邑於濟陰邛渠容翻后無寵

希得進見見賢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

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

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奏

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亡古無字通四方黎民將何

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

廚傳稱過使客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言修飾意氣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來者稱其意而

遣之令過也傳知戀翻稱音尺厚翻過者過度之過也越職踰濫以取名譽譬如踐

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

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皮毋出今年

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

詢易以鼓翻 更工衡翻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地肥美近匈奴

近其 斬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

數遣兵擊車師田者數所 角翻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

人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

兵在渠犂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

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

復擾西域復扶 又翻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

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

之大務民人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見賢 遍翻謂之驕兵兵

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

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與兵入其

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

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

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動之也軍旅之後必

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

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

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

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

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

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

曰云云故相引之顯與魯附庸國蕭牆者屏牆也

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

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

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者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民

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為衛司馬

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

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數所角翻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

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為

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言絕口不道

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

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

庭令考問下選稼翻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

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

曾孫不謹督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

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列彼翻

共居用翻養弋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

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

終不言上大賢之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

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

宋白曰馮輔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少府正九

卿三輔祿秩視九卿故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余

謂前說是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猶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

也望之即起視事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

初掖庭令張賀數為

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

角翻為于偽翻

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

少詩照翻

不宜稱述

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

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

侯

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

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

小男彭祖

師古曰子者言養以為子也

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

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

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

也

為于偽翻

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上心忌故昌邑王賀

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

昌邑王廢歸昌邑國除為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

毋下所賜書

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還稼翻

敞於

是條奏賀居處

處昌呂翻

著其廢亡之效

師古曰著明也

曰故昌

邑王爲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

疾痿行步不便

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佳翻

臣敞嘗與之言欲動

觀其意卽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

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

梟

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鸛鸛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

而飛蓋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音堅堯翻又于驕翻乃復扶又翻

察故

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

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

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

臣敞前言哀王

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

賀父鸞諡哀王

請罷

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

治直

相殺傷

者當勿瀆欲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

由亂亡終不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由從也喜許吏翻

上乃知賀

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

立建昌縣宋白曰今建昌縣舊海昏縣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焉 考異曰王子侯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賀封在丙吉

之前按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

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

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

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

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封賀所子弟子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

侯追賜賀諡曰陽都哀侯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

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

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

恩澤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賀有孤孫霸

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散悉宜翻騎奇寄翻

下至郡邸獄復作師古曰復扶目翻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

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

不起將使人就加印緋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

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緋繫印之組也音弗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

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樂音洛今吉

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張安世自以

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

錢以百萬數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安世

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

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與

曰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

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

翻下同為于偽翻子謂絕弗為通者安世救其闖入之辭也有郎功高不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翻自

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

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陽距之而實令其遷

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

為于偽翻下同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

延壽為左曹太僕以太僕而加左曹官也夏四月丙子立皇子

欽為淮陽王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

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師古曰此老子之言而廣引之

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

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

都門外供居共翻張竹亮翻送者車數百兩兩音亮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廣受東海蘭陵人

日令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日日設之也共讀曰供下同請族人故舊賓

客與相娛樂樂音洛下同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頗立產

業者為于偽翻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翻顧

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

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

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

眾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潁

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

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沈約曰漢制五家為伍伍長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有鄉佐三老有秩畜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畜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畜吁玉翻下同以

贍鰥寡窮者然後為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師所類翻長知兩翻

同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為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

用殖財種樹畜養去浮淫之費去羌呂翻下同其治米鹽靡

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

者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問宅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

事吏民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用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

所欺姦人去入宅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師古曰力猶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後尸溝翻務在成就全安長

吏師古曰不欲易代及損傷之也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如淳曰許縣丞據地

理志許縣屬潁川郡郡有郡督郵分部屬縣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

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

霸曰數易長吏數所角翻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

簿書盜財物師古曰緣因也因交代之際而奔匿簿書以盜官物也公私費耗甚多

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

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治直之翻徵守京兆尹頃

之坐瀆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為太守以八百石居

太守秩二千石連
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宅皆勿

坐

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論

右扶風尹翁歸卒家無餘

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

鄉讀曰嚮

治民異等

治直之翻

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求高

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三十

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勿絕

公乘爵第八復方目翻

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四年又賜功臣適後黃金人二

十斤按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一不容盡誤蓋紀誤耳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

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賢薨

恩澤侯表扶陽侯食邑於沛郡蕭縣謚法好廉自克曰節

長子弘有罪繫獄

弘為太常坐宗廟事繫獄

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

河都尉玄成為後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國除為大河郡師古曰矯託也

玄成深

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

師古

便音毗連翻利大小 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

下丞相御史案驗下還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

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

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晦而不宣壞音怪

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奇曰名聲名也僕素愚陋過為丞

相執事師古曰過猶謬也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

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侍郎名章史逸其姓亦上疏言聖王貴

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

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

成實不病劾奏之翻戶槩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

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為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

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

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

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

河西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陽金城而合于大河

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

戰國時西戎有義渠君為

秦所滅子孫以國為姓

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

畜牧

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余謂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零音憐

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

劾戶槩翻

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

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也旁音步浪翻音音

莫北翻

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

解仇交質盟詛

師古曰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

欲入漢為寇也零音憐種章勇翻詛莊助翻

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

以易制者

易以歧翻

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

數所角翻下同往二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武帝元鼎五年西羌反攻故安柁罕次年即平至是五十二年師古

日合約共為要契也令音鈴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

地使羌居之數所角翻誘音酉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謂本始三年為烏孫所破

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

結聯他種復扶又翻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

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據充國傳狼何小月氏種欲擊

鄯善燉煌以絕漢道鄯上扇翻燉音屯充國以為狼何勢不能

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

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云河南大开小

开則罕羌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翻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

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

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下同豫為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

師古曰視讀曰示示語之也

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

國行視諸羌

兩府丞相御史也此視觀也

分別善惡

別彼列翻

是時比年豐

稔穀石五錢

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
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
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涿灘盡玄
默闡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
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時三

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

以方士言增置神祠

時以方士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
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大室山於卽

墨三戸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
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入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胸

之罘山於睡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
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

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聞益州有金馬碧雞

之神可醮祭而致後漢志越雋郡青蛉縣異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

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醮即召翻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

而求之使疏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見賢使為聖主

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普博也趨七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

日矻矻應劭曰矻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師古曰如說是也矻口骨翻及至巧冶鑄于將

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翻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及至駕齧鄰驂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鄰

故曰齧鄰張晏曰駕則日一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晉灼曰靶音霸謂轡也

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驥躡蹻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韓哀附輿 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

宋衷云韓哀韓哀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周流八極萬里一

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

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

温也悽愴寒冷也燠於六翻燠乃短翻 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

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易以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

有圉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故能成太平之化而刑措不用故圉空虛也圉音囿同

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內其人曰

九九小術而君不內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

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

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

不用其謀陳見悃誠 王逸曰悃悃志純一也亦猶實也 則上不然其信

進仕不得施効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

太公困於鼓刀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者謂太公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

公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飢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

何時日桓公遂召與語悅師古曰桓公遂召與語悅之以為大夫飯扶晚翻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

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

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

之君知讀曰智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師古曰冽冽風貌也

列音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吟蟋蟀出以陰孟康曰蟋蟀渠略也師古

曰蟋蟀今之促織也蟋蟀甲蟲也好叢衆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蟋蟀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蟋蟀身狹而長有

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噉之陸璣疏云蟋蟀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埃即侯字蟋音

由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

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也言美哉衆多賢士

生此周王之國也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明明在朝

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

鍾晉灼曰遞音遞送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

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逢門子彎

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鳥栖其上枝

臣不得上挽持龍輓輓披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逢皮江翻猶未足以喻

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

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胡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

窮義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

聽已聰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

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噓呼

吸如僑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陶噓皆開口出氣也僑

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陶吁于翻噓音虛

眇然絕俗離世哉

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離力智翻

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

好呼到翻下同

京兆尹張敞

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斥遠方士之虛

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遠于願翻幾居希翻

上由是

悉罷尚方待詔

此尚方非作器物之尚方尚主也主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詔岐伯使尚方是也

初趙

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

稱尺證翻

唯敞能繼其

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

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

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

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

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

欲

治之主不世出

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

公卿幸得遭遇其時

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

隆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斷了亂翻此非

太平之基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

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

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

以宣德此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

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之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

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

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余謂此以仁壽二字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折也毆與驅同則俗何

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

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日趣趣嚮也唯陛下財

擇焉吉意以為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不及故

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

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男事女夫屈於婦

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

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

亡誅責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

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直吏翻又言舜湯

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

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放黜讒佞今使俗吏得任子弟

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驚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

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

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

琱琢師古曰琢者刻鏤為文琢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

使之然也上以其言為迂闊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

遂謝病歸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

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零音憐黠戶八翻縱

兵擊其種人種章勇 翻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

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仲馮曰恐

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

所信鄉於是與他族皆叛也余謂恐怒仲馮說是無所信嚮不信漢

不嚮漢也作怨怒者通鑑略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刼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

邑殺長吏背蒲 妹翻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

浩亶浩亶縣屬金城郡有浩亶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亶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水名也亶者水流峽山岸深

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門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閼門河蓋疾

言之浩為閼耳杜佑曰浩亶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廣武縣

西南有漢浩亶縣故城 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師古曰重音直用翻安

國引還至令居以聞零 令音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即亮 翻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

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翻下同

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

至金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鄯廓州地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上

時掌翻下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蒲願陛下

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翻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

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將即亮翻六

月有星孛于東方孛蒲內翻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

無聲使虜不覺校戶教翻下同度輒營陳立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相繼而度河陳讀曰陣會明

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

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

也驍堅堯翻誘音西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

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嶺而夾水曰陜陜四望者陜

名也陜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據水經注破羌縣之西有樂都城後漢志浩亶

縣有維都谷劉响曰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

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師古曰杜塞也兵豈得

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

府孟康曰在金城日饗軍士師古曰饗飲之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

無反數所具翻語牛倨翻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

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言充國持重不戰羌欲一鬪而死不可得也初罕

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

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

金城西部都尉也種章勇翻質音致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

誅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并取滅亡别彼列翻天子

告諸羌人犯濼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

有差時募能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女子及老弱千錢又以其所捕妻

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刼略

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翻時上已發

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姓譜夏啓

封支子於莘莘辛相近遂為辛氏漢初申蒲為趙魏名將及徙家隴西遂為隴西人余按此敘辛武賢之世然既以莘為辛而又以申牽

合之以其聲相近也然周自有太史辛甲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

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

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

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

劉昫曰漢金城郡之金城縣罕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為蘭州五泉縣余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

西海郡即此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徐吾非此鮮水也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復扶又翻大兵仍出虜

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下遐稼翻下同令議之充國

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

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師古曰商計度也稍引

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

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報也載

子亥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

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韻略云近也先零首爲畔逆宅種刦略師古

曰言被刦略而反畔非其本心故臣愚冊冊謀也欲捐罕开闡昧之過

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

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

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

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

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疆弩將軍即

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賜璽書

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

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

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食謂藪麥之屬也或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

師古曰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也多臧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軍士寒手

足皸瘃師古曰皸瘃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竹足翻甯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

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翻將軍誰不

樂此者師古曰言為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

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復扶又翻充

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

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

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

便為寇師古曰謂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

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

下本計也臣聞兵灋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

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燉

煌酒泉寇燉徒門翻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

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

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

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

罕开背之也背蒲妹翻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

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

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師古

曰施德自樹恩德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著直略翻莫須之屬不輕得離

也服虔曰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

家憂累累力瑞翻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

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

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

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上時掌翻秋七月甲寅

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

屯聚懈弛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直用翻

道阨陜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太遲

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

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

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降戶江翻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

千餘兩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

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

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

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

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以自營衛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為于

偽翻卒子恤翻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

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

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度徒洛翻欲

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上時掌翻會得進兵璽

書充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

軍殺將以傾國家將印亮翻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

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師古曰繡衣謂御史將

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

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之可無今日之寇也往

者舉可先行羌者行下孟翻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

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復扶又翻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吾謂耿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姓諸耿古國名為晉所滅子孫以為氏謂告語也糴三百

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使疏且費其半失

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既然

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卒讀曰猝下同又卒死同相因而

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知讀曰智羌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

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

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調度甚廣難

久不解調徒甲翻難乃日翻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

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易以計破難用

兵碎也易以鼓翻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

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

度徒洛翻其閒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

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

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

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入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晦古啟字至四

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

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

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時掌翻上報

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

計其便復奏孰與孰同復扶又翻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

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

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

我乃可以勝敵也余據此言本之孫子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

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
薦稠草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

班師罷兵

鄧展曰
班還也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

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如淳曰羌
胡言欲降

受其言遣去者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
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預於胡

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曰一部為
一校校戶教翻

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

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

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師古

日並且讀如本字又音步
浪翻仲馮曰並亦俱也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度徒
洛翻

至春省

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
其西北即塞外

以示羌

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

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閱與閑同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

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困寒瘵而墮指者坐得必勝之道七

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

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开服虔曰皆羌種在河西之河南也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

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

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繇古徭字通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

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者復扶又翻下同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

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

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

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孫子曰多算勝少算不勝先零羌精

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

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

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

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燉徒門翻數所角翻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

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羸倫為翻必不敢捐其妻子

於他種中種章勇翻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

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累謂妻子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度徒洛翻不戰而自破之冊

也冊與策同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

辨曰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

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

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

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貶重以自損

貶重謂貶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

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屯以備羌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

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為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

寸之功上古無字通下同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

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

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

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詰去吉翻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

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

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印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印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是歲前將軍龍頡侯韓增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龍頡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頡字或作額而崔浩云有龍頡村作額者非頡

洛音

丁令比二歲鈔盜匈奴

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

殺略數千

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

史言匈奴漸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夏五

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

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

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

定計以定數計算也

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請罷屯兵奏可

充國振旅而還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旅衆也言整衆而還也所

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孫面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衆

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

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即自服矣將軍即見

見賢遍翻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

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

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敷奏豈可以自矜伐為嫌兵執國之大事

當為後灋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

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為于偽翻卒子恤翻復扶又翻上然

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

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翻共斬先零大豪猶

非楊玉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一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

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帥讀曰率下同 考異曰

宣紀五月羌斬猶非楊玉降充國傳五月漢封若零弟澤二人

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

君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處昌呂翻詔舉可護羌校尉

者護羌校尉之官始見於此范曄曰漢武帝時諸羌與匈奴通時

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四府丞相御史車騎將軍

為五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

言惡酒者不如湯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拜者拜官護羌

羌有詔更用臨眾更改也音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

湯數醉酌羌人復扶又翻數所角翻下同師古曰羌人反畔

卒如充國之言史終言其事辛武賢深恨充國以破羌希

行上書告中郎印泄省中語辛武賢在軍中時與印宴語印

印家將軍以為安世宜全度之由此下吏自殺下還司隸

安世得免武賢恨充國告印以此罪

校尉魏郡蓋寬饒

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

猾後罷其兵察二輔三河弘農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蓋音古蓋翻齊大夫陳戴食采於蓋其後以爲氏至漢初齊有蓋公

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灋任中書官

游宴後庭用宦者爲中書官宣帝因之寬饒奏封事曰方今

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

以灋律爲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易傳傳直言五帝

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

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

吾議據公卿表是歲也南陽太守賢爲執金吾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

道師古曰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

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訟寬

饒曰訟者訟其寃也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

臣姦邪爲之不起爲于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

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

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曰碑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託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於近侍也屬

讀如本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

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劾戶概翻辟毗亦翻臣幸得從大夫之

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

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剄古鼎翻眾莫不憐之匈奴虛

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旁步浪翻欲入邊為寇

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

奚鹿盧侯此侯不見於表蓋無食邑猶前羌陽離為言兵侯之類也而遣後將軍趙充

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

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領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羌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

先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乃

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虛

閻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闕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閻氏音煙支顓

渠闕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

去顓渠闕氏語以單于病甚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

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

呼各翻顓渠闕氏與其弟左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

右賢王為握衍胸鞬單于且子余翻胸音劬鞬丁奚翻握衍胸鞬單

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應劭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

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

傳說握衍胸鞬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

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從己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

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握衍胸鞬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

用都隆奇又盡免虛閻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獮既不得立師古曰獮音先安翻

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亡歸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康居

烏孫閒小國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

狐鹿姑單于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

右地師古曰長其眾為之長師妻七細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揮鄭氏曰揮音纏東之纏音灼日音田

師古曰音音是也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

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初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

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即帥其

眾欲降漢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使人至渠犁與騎都尉鄭吉相

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

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禪小王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

四長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將即亮翻隨吉至河曲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頗有亡

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字領也挾也漢封日逐王為歸

德侯

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

吉既破車師

事見上卷地節三年

降日逐威震

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

吉始焉

師古曰並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

上封吉為安遠侯

功臣表

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縣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

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

之中遠近均也中音竹仲翻

考異曰百官表曰西域都護加官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也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亦誤

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

烏壘城與渠犂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

西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治烏壘城即此永平末取此地置宜禾都尉

匈奴益弱

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

西域諸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

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者危須尉犂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蓋以僮僕視西域也今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咸服於漢故僮僕都尉

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

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師古曰班布也

握衍胸鞬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

王

為薄胥堂立為屠耆單于張本從才用翻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

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楚主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

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

下還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

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絕故

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匈奴婚親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為公主

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燉音屯未出塞

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娶子泥靡為

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岑娶漢書作岑陬常惠上書願留少主

燉煌少詩照翻下同燉徒門翻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

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

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

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繇古徭字通天子從之

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昏在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侯食邑於淮陽柘縣證法

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

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秋七月甲子大

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

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

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晉灼曰許慎云捕魚之字也師古曰漁者若言漁獵也晉說是也

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章昭曰宣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

難指五十斛也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

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漢搆會吏民之後搆會吏民事見二十

四卷本始三年師古曰搆結也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

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灋百

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

資治通鑑 二十六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十七 中華書局聚

里地下蒿里爲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爲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

黃霸代延壽居

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

好呼到翻

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

孝弟有行

爭讀曰諱行下孟翻

修治學官

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

春秋鄉

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

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

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

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

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

師古曰趨讀曰趣鄉

讀曰嚮趣七喻翻

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長知兩翻

相

率以孝弟

弟讀曰悌下孝弟同

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舍止也

閭里阡陌有

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

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

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卽今之荆子也箠止樂翻

皆便安

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

施式歧翻

或欺負之者

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爲此事

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

到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延壽涕泣遣

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

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爲馮翊延壽

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

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

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

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也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

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

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

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傳知戀翻一縣

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

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

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第又讓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

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歛與翕同許及翻延壽恩信

周徧二十四縣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栗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殺襍武城沈陽襄

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

不忍欺給師古曰給詐也音蕩亥翻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揮兩弟

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曰恚恨也音於避翻其後左奧鞬王死

單于自立其小子為奧鞬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奧鞬貴人

共立故奧鞬王子為王師古曰奧音郁鞬音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

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